

類編層瀾文選

二

層瀾文選

後集 原 論 說 文 難
辨 解 戒 言 題 跋 文 總 類
撤 露 布 祭 文 哀 詞

第 二 冊

類編屬目瀾文選後集目錄

雲坡家塾新



○卷之一

○原

原道

原性

原毀

原人

原鬼

原十六衛

原過

韓退之

韓退之

韓退之

韓退之

韓退之

杜牧之

王介甫

後目

○卷之二

○原

法原

勢原

李清臣

李清臣

○論

過秦論

典論論文

諫臣論

賈誼

魏文帝

韓愈

○卷之三

○論

二

封建論

柳子厚

文章論

漢元帝論

李文饒

管仲論

元次山

守論

杜牧之

戰論

杜牧之

朋黨論

縱囚論

歐陽永叔

五代一行傳論

歐陽永叔

五代史伶官傳論

歐陽永叔

五代史宦者傳論

歐陽永叔

秦誓論

歐陽永叔

○卷之四

○論三

卷目

二

管仲論

蘇明允洵

明論

蘇明允

續朋黨論

蘇子瞻

韓非論

蘇子瞻

留侯論

蘇子瞻

范增論

蘇子瞻

儒者可與守成論

蘇子瞻

刑賞忠厚之至論

蘇子瞻

○卷之五

○論四

三宗論

蘇子由

夏論

蘇子由

秦論

蘇子由

朋黨論上

秦少游觀

朋黨論下

秦少游

景帝論

張文潛

名公石論

唐子西

議賞論

唐子西

○卷之六

○說

師說

韓退之

雜說

韓退之

捕蛇者說

柳子厚

鶴說

柳子厚

名二子說

蘇明允

文與可字說

蘇子瞻

稼說

蘇子瞻

仁者如射說

蘇子瞻

魚說

蘇子瞻

顏真卿守平原說

蘇子瞻

怪說

石守道

○卷之七

○文

北山移文

孔德璋雜圭

祭鱈魚文

韓退之

送窮文

韓退之

瘞破硯文

招海賈文 **新增**

弔屈原文 **新增**

乞巧文 **新增**

弔古戰場文

告文宣王文

韓退之

柳子厚

柳子厚

柳子厚

李遐叔

蘇子瞻

卷之八

○難

設客難

難蜀父老 **新增**

東方曼倩朔

司馬長卿

○辯

卷

四

諱辯

桐葉封弟辯

韓退之

柳子厚

○解

解嘲

解難

進學解

獲麟解

擇言解

通解

楊子雲 雄

楊子雲

韓退之

韓退之

韓退之

韓退之

○卷之九

○解

工器解

自釋

程晏

元次山

戒

三戒

柳子厚

臨江之麋

黔之驢

永某氏之鼠

誠子孫訓

柳玘

言戒

司馬君實

言

罪言

杜牧之

○卷之十

後

五

題跋

讀鶡冠子

韓退之

讀開元雜報

孫樵

書褒城驛

孫樵

刻嚴陵釣臺

羅隱

讀孟嘗君傳

王介甫

書文與可飛白後

蘇子瞻

文摠類

惡圖

元次山

惡曲

元次山

事神

司馬君實

辨姦

明正送于仍失官來歸

日喻

蘇明允

蘇子瞻

蘇子瞻

檄

喻巴蜀檄

司馬長卿

露布

破朱泚露布

于公異

祭文

祭柳子厚文

韓退之

祭兄子老成文

韓退之

後目

公

祭韓侍郎文

李翱

弔石曼卿文

歐陽永叔

祭歐陽文忠文

蘇子瞻

祭蘇東坡文

張文潛

哀詞

歐陽詹哀詞

新增

韓退之

蘇明允哀詞

曾子固

類編屬目瀾文選後集目錄

○原

原道

韓昌黎

正齊云

詞嚴義正攻擊佛老有開闢縱捨文字如

引繩貫珠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
有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
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
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彼以煦煦為仁孺子
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
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
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
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

本右一

一

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仁義道德云者不入于楊則
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
入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
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
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
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尔不惟舉之於其口而
入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
求之其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
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
其二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
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
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
師驅其虫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

食不馱而顛土馱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
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
祀以長其因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
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勸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
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兵甲以守之害至而為之
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
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
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
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
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
為君臣不能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
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
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
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
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
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
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
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
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
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
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國家
天下者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
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
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
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

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
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
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
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
粟米蔬果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
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
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
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
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
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
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
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
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不塞不流
不止不行人其人其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
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原性

韓退之

性也者與生俱生者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者也性之品有
三而之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二而之所以為情者七曰
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
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
義曰禮曰信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
者之於五一也也不少有焉則少反焉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
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
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
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
亡然而求合於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其盲情而

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子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
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性
惡歟始惡而進善歟始也混而今也善惡歟皆舉其中而遺
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
知其必以賄死揚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
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
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
疑疑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孝也師不
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
而卒為姦賢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人人之
性善與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
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終不可移乎
曰上之性就孝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孝
而下者可制也其言則孔子所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
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者奚言
而不異

原毀

韓退之

子齊云曲盡人情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
急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
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
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
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
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
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
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

之病也是不亦責於己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有是是足為藝之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己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

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豈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仕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矣

原人

韓退之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曰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

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原鬼

韓退之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於茲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說漠然無形與氣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托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比且以之爲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氣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其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而爲福亦有動於民而爲禍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爲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原十六衛

杜牧之

感正觀設衛而作首言十六衛天下之大命中述開元末廢壞之因末寓戎臣驕蹇禍蠹之所由起國家治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總一百二十八員署守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六命也

始自貞觀中既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武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有不幸方二千里為寇土數十百萬人為寇兵蠻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暴勃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也官為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謁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三時耕稼潑灑耜耒一時治武騎劔兵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將府在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為師雅亦不可使為亂耳及其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擻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控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為師雅亦無能為叛也自貞觀至于開元末百二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聖人所能柄統

輕重制障表裏聖弄神術也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剗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五強寇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偏重而天下湫然根萌燼燃七聖盱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鈐鍵哉然為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首領無烹狗之論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之衛乎近代以來於其將也弊復為甚也人鄙曰廷詔命將矣名出視之率市兒輩蓋多賂金玉資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復勃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連已力膏勢便罔不為寇其陰泥鼓

巧佞者亦能家筭口歛委於邪僻由鄉市公去郡得都四獲
所治指為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憂割生人略匝天下是
以天下每每兵亂涌溢齊人乾耗鄉黨風俗淫窳衰薄教化
恩澤擁抑不下召來災沴被及牛馬嗟呼自愚而知之人其
盡知之乎且武者任誅如天時有杖文者任法如天時有春
是天下不能倒春秋是豪傑不能摠文武是此輩受鉞誅暴
乎曰於是乎在某人行教乎曰於是乎在欲禍蠹不作者未
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衛之旨誰復而原其實天下之大
命也作原十六衛

原過

王介甫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闢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
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
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
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楊雄貴遷善皆良術也予之朋有
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尔今從事與向
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
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
日於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幸也顧曰
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
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已固不
若性之為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
非真性可乎

○原

法原

新編

李清臣

法者何也聖人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天定之制也其原出於道德禮義而其用散於號令賞罰凡有天下之君未嘗有無法而久者也昏世嘗有無法之君矣奈何乎人之多欲而趨亂也如歸市人之多欲而無法以齊之故有臂者攘有足者馳勇者苦怯者而奪其資智者給愚者而兼其聲色耳目之奉紛紛藉藉其去禽獸者間不容一毫故聖人爲之法使天下強弱小大貴賤遠近莫敢不一於法焉由法者安不由法者危由法者得其所欲而生不由法者失其所欲而死如是故法立法立而天下之心定天下之心定而治道畢矣法爲貴君位次之法壞則民亡民亡則君如之何其尊且安也故人主尊法懼法之不立也故以身先之懼天下之慢法而法壞也故一舉事而不敢忘法賞罰以法號令以法取予以法廢置以法殺生以法動靜以法視法如神物而不敢侮如天墜地設不敢輒破壞改易也不以一事小害而損法不以一時苟利而增法使天下無有不由法而自爲者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謀辯者不得越法而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怒可窒而法不可離骨肉可刑親愛可滅而法不可屈也故雖成王之叔不得流言而亂政高祖之父不得屈君臣之儀文帝元帝之子不得越王門絕馳道光武之姊不得保臧獲姦使吏民愛君孝王嬖其韓彭功若陳湯馮奉世義若鄆解不免於有司之議而天下不敢私恐其開亂法之原而後爭以爲比也故明王之法左者不爲右右者不爲左上不奪下職下不侵上事爲廷尉者不以

不有餘而道禮樂為太常者不以官優寡事而言刑法士者不為工商賈人不為士也今大夫匠之起巨室彈畫一定才之曲直小大長短必皆就五繩墨規矩焉其差參不齊齟齬不合則斤削燎括而已矣若毀五鼎彈畫而從木之情則工勞而事拙紛擾而不可理矣故聖王立法賢王守法立法者使法必出於道德禮義而後布之天下以為法守法者使賞罰號令必出於法而後以為賞罰號令法不出於道德禮義者弊法也弊法者非法非法者未久而還賞罰號令不出於法者弊政也弊政者非政非政者法壞而天下不從故法一則威法二則疑法固則君尊法搖則君削法行則要而治多法不行則煩漫而無功今夫一人之寡居深戶之中傳盈尺之紙而風驅霆行殺生廢置人於千里之外提癸夫羸老僅勝衣冠之人付之寸印而坐諸帷幄進退萬夫若羊豕然童子

據輿室羣湖海之珍恠處女嬰珠玉而立乎衢塗烏獲矣目而不敢動以法在也故天下視法如藩籬守法如疆界強者以擊縮弱者以安全至哉法乎人君之衛天下所恃而生也閭土則不然不能以法制勝私欲不知己亦待法而後安故從欲而慢法其意若曰法者我之可自出也何有於法哉曠乎所愛則無勞而封爵有罪而不誅或利害僅如毛芥而輒變大法名分不立百職相侵日革月易人不知所循下皆知法之易撓而可踰也則險庸譎詭者舞其私意以動法倖諛便僻者倚上之恩以貨法悍暴傑健者奮其亂力以干法如是故法亡法亡而民亡民亡而國亡矣如藩籬然賊獲者超獲穿穴而主人弗禁安能使盜之不窺而保其室中之所有也如封界障隧然其羊童牛牧已嘗有蹊之徑之迹矣安能制眾人之不來而今其果蔬稼穡也或曰法之說無乃膠

固滯事而失於圓通徇物之道歟曰不然法者天下之公也
千世之守也大道也通者人臣之私也一時之偷便也短術
也法同而治異者吏不能舉法也吏之罪也法不可輕立亦
不可廢變也立法之主必若禹湯文武漢祖唐宗者也議法
之臣必若臯陶伊尹周召蕭張房杜者也晁錯且尚弗克况
庸人乎臣切觀今之出朝廷或弛祖宗之法羣下或慢朝廷
之法大臣或率宵臆而輕法庸士或作衆辯而侮法為牧伯
者或擊斷於法外以為能臣恐綱紀制度緣是亂法緣是而
亡故作法原

勢原

新增

李清臣

君之所以安危國之所以存亡治亂令之所以行不行勢也
不善知勢不能為創業之君不知勢之可畏而失其所以審
度將順不可以為持成之君經治之臣故善用國者勢而已

一石一

三

矣理勢循則行忤則變動則險止則平輕能重緩能速故物
有至小而力不可勝既事有至易而功不可勝原發如毫芒
針端而巨若立阜本在拱把而遠際窮髮者勢也如戶之運
也如車之馳也如弓之圓也如矢之激也如衡以一權而舉
數倍之重也水之注於卑澤也火之燎於風中也兵之奮寡
而走衆也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勢也豈惟萬物為然今夫一
人而勝天下之大制天下之衆兼聽天下之廣沛焉有餘非
勢而何如也故明者用勢闇者用於勢明者提至要之處持
其關鍵制其樞機動靜在我開闔在我弛張在我一教一令
一賞一罰必輔之以形勢故教之而行者易令之而從者速
賞一而千萬人勸罰一而千萬人懼仁少而悅者多義近而
服者遠無他理勢為之也教令賞罰仁義而無形勢之輔必
且人人而治之矣人人而治之教之行也必艱令之出也必

煩天下之善有餘而賞不足天下之惡有餘而罰不足天下之民無窮而仁義不足無他理勢不先也夫千世之君可僂指而數之矣或善或惡或仁或義其間差不能銖寸而功名輒相倍蓰禍福輒相百萬者無他形勢之異使然也成湯祝獸網而歸者三十六國文王葬枯骨而天下三分有其二千世之君德有大於此者矣而湯文用此收天下之助其從民情而集天下之勢也方形勢之在桀紂夏臺之囚姜里之獄如拘匹夫及善惡之暴也形勢之變而遷也如林之師而莫敢射車中之木主故天下之勢安則動難動則安難當其安也垂紳端委深拱於堂奧戶牖之內而高論治古之上尊明如天日閔隱如雷霆胸煦如雨露肅肅如風霜指顧叱咤而天下莫不趨走鞭笞海外之蠻夷若制童妾雖有劉項之魁雄曹馬之姦桀必且老死民籍而不敢唱及乎昏孺爲之也

席先生之位傳先王之民朝有遺臣故老事有綱目軌度先王之澤未涸天下之勢未運自視其安也以爲無有危事也任一喜怒從一嗜慾矣而患未切已也以爲可爲而無傷也習知天下之尊服已也以爲人終莫敢蹙路馬之芻觸圉兔之毛也黷頓閔紐嬉弄機樞動靜不以時開闔不以法張弛不以節淫樂在宮中而然毒滿天下略易在一朝而禍患遺千日民心之他寓也君柄之旁落也勢之翻然而離也雖欲安之不可能也切壁之山之高厚也萬夫不能墮壞也朽壤生乎中巋石震乎上及其傾也人力不能枝柱而維持也非天事也勢也故前聖創業起今之利變昔之害所以治天下之具甚備憂天下之慮甚深綴民心而以天下之勢堅完固密爲不可接及其久未嘗無罅缺蠹漏也然而其剝也亦有漸矣在後時節其勢而繕之耳汰則約之危則平之擾則靜

之微則養之弱則扶之急則縱之緩則持之塞則導之使萬
事之理百物之節皆不至於窮極而大變則勢久而長無危
亡之形矣故勢之在我也我蓄積之固執之審則發弗便則
居故勢為我使而天下莫能逆也若一失其要則橫肆奔悍
於外不可復之雖有天下一旦驅擗排壓而仆矣臣故曰如
戶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弓之圍也如矢之激也如一權而
舉數倍之重也如水之注於卑澤也如原火之燎於風中也
如兵之奮鬪而走衆也如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其動不可不
謹也人主知勢則處治如將亂處存如將亡處安如將危而
亂與危亡亦且不至臣故作勢原

○論

過秦論

賈誼

齊云

秦始皇終興亡盛衰之變盡在此書

文后二

五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闕周室有席
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
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
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
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
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
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
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賢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
賢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
士有竊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
樓緩程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
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仰闕
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道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

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
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
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莊襄王
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
馭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
天下威震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粵之君頽
首係頸委命下吏迺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
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
先王之道焚百家之書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
兵聚之咸陽銷鋒鋦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
踐華為城因河為地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淵以為固良將
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
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

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叱隸之人
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知陶朱猗頓
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俛起阡陌之中帥罷散之卒將數百
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響應贏糧而
景從山東豪傑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
之地殺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齒於齊楚燕趙韓魏宋
衛中山之君鋤耰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鎗適戍之衆不亢於
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
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誠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挈大
比權量力不可同年而語矣然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
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
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施攻守
之勢異也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
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
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躰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
短里語曰家有弊帚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
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
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
於孝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馭於千里仰齊足而
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
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詞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
蔡之初征登樓掘賦征思幹之玄猷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
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
陽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躰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

文后二

七

能持論理不勝詞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常人
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爲賢夫文本同而
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
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備其躰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
有躰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
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
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
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自見意
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
西伯幽而演易周曰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不務不以康樂
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
多不強力貧賤則懼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
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躰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

化斯亦志士大痛也。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諫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我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早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相其德貞而夫子出者也。亞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政匪躬之節，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尤之，不終無也。今陽子實一匹夫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

文卷二

八

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閔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黜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

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茲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借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義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煖墨突不得黔彼二

聖一賢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目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身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脩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

○論

封建論

柳子厚

平論云以封建為不得已以秦為公天下之制皆非正論所以引周之失秦之得證佐甚詳然皆有說以破之但文字絕好所謂強辭奪正理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則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麋鹿豕豕狃狃人不能搏擊噬噉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

文后三

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眾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率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大者方伯連率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也遠矣及周而其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夫下輪緡運而輻輳音于詩公集會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音于詩公城然而降于夷王

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
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
而自列為諸侯矣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
之伐兄伯誅長音長弘者有之天下垂數音日無君君之心余
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自得非諸侯之盛
強末大不掉徒弔切尾之處歟遂判為十二吞為七國威分
于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此矣秦
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
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
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
其貨賄負鋤挺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谷大呼而成羣時
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
劫令而並起怨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

文后三

枉徇周之制割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
之一作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
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
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雖白代可知也唐興
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
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
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
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迂其秩而已何能治乎余又非
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音讀貨事戎大凡亂國
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
百不有其一無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
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
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

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
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
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
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
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
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
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音集藉一方可也有罪得
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
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其令亂其人戚之而已
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
尊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切音切糾音糾又音田黎音黎交合
紛音紛作音作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音同勃然四起幸而不
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

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
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
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
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
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
革其制固故一作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
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
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得之以爲安仍之
以爲俗湯武之所以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
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
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
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皇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
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

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對昭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文章論

李文饒 德裕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舛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詞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為金璞之實矣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蕩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幼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嘗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謂是也近世誥命唯蘇廷碩叙事之外自謂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為切重輕為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夫荆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

無類文旨高妙豈以音韻為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未可以言文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推於五言為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故篇無足曲詞寡累句譬諸音樂古律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文如絲竹鞀鼓迫於促節即知聲律之為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詞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模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為靈物也余嘗為文箴而載於此曰文之為物自然靈氣惚恍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澹而無味琢刻藻繪珍不足貴如彼璞玉磨龍成器者為之錯以金翠美質既彫良寶斯棄此為文之大旨也

漢元帝論

李文饒

漢元帝習武帝游宴後庭又隆好音樂與弘恭石顯圖議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史臣贊曰優游不斷漢宣之業衰焉余以班固之言未盡其僻蓋懦而不才權移所廢非不斷也夫帝王者天也天以剛健為氣粹精為肝氣剛而明則三光不昏肝粹而清則四氣不亂剛也者不息之謂也故權衡獨運歲時不忒粹也者不雜之謂也故垂氣消散陰陽不謬若運動不在於權衡銓鑄不田於大冶蕩蕩上帝復何為哉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堯舜之時上下皆公讒說不行人與其聰明哉豈幽厲之君上下盡邪說言相蔽人不與其聰明哉元帝自稱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元帝蓋自以恭顯為賢而任之不疑也

管仲論

元次山結

自兵興已來今三十年論者多云得如管仲者一人以輔人

后

五

主當見天下太平矣元子異之曰嗚呼何是言之誤耶彼管仲者人目止可與議私家畜養之計止可以修鄉里畎澮之事如此仲可當焉至於相諸侯材量似已不足致齊及霸材量極矣使仲見帝王之道識與國之禮則天子之國不衰諸侯之國不夷如曰不然請有所說仲之相齊及齊強富則合請其君恢復王室節正諸侯君若惑之則引禍福以喻之君既聽矣然後約諸侯曰今王室將軍諸侯更強文王風化殘削向盡武王疆域割奪無幾禮樂不知其由征伐何因而出我是故謹疆域勉日夜望振兵威可臨列國得與諸侯會盟一旦能新復天子之正朔更定天子之封畿上奉天子復先王之風化下令諸侯復先公之制度以為何如若皆不從我則以兵先臨於魯魯不敢不從魯從則與魯西臨宋鄭宋鄭從則與二國北臨燕衛燕衛從則與諸國西臨秦晉秦晉從

則與七國以尺牘約吳楚吳楚從則天下無不從之國然後
定約若有果不從者則約從者曰吾屬以禮義尊天子以法
度正諸侯使小國不常患弱大國不敢估強此誠長世之策
若天子國亡則諸侯交爭兵戈相臨誰為強者則安得世出
禮讓相服宗廟血食我是故力勸諸侯尊天子今某國猶豫
宜往問之若不從約則與諸侯率兵伐之分其疆土遷其子
孫留百里之地奉其宗廟下為諸侯廣子孫之業上為天子
除不順之臣何如如此則諸侯誰敢不從然後定天子封畿
諸侯疆域興立器玩禮樂法度征賦貢輸自齊魯節正節正
即定乃其盟曰有貳約者當請命天子廢其驕凶以立恭順
廢其荒惑以立明哲敢不聽者伐而分之如初約制定於是
諸侯先各造邸於天子之都諸侯乃相率朝覲已而從天子
齋戒拜宗廟禮畢天子誓曰於戲王室之卑久矣予不敢望

皇天之所覆載將旦暮早隸於諸侯不可則願全肌膚下見
先王今諸侯不忘先王之大德不忘先公之忠烈共力正王
室俾予主先王宗祀予若昏亂淫虐不納諫諍失先王之法
度上不能奉宗祀下不能安人民爾諸侯當理爾軍卒修尔
予戰約爾列國罪予凶惡嗣立明辟予若能日勉人弱力遵
先王法慶上奉宗祀下安人民爾諸侯當保爾疆域安爾人
民修爾貢賦共予郊祀予有此誓豈云及予將及來世予敢
以此誓誓於宗廟予敢以此誓誓於天地諸侯聞天子之誓
相率盟曰天子有誓俾我諸侯世世得力扶王室使先王先
公德業永長諸侯其各銘天子之誓傳之後嗣我諸侯重自
約曰諸侯有昏惑當如前盟若天子昏惑不嗣虐亂天下諸
侯當力共規諷諫諍如甚不可則我諸侯共率禮兵及王之
畿復諫諍如初又甚不可則進禮兵及王之郊終不可則進

禮兵及王之官兵及官矣當以宗廟之憂次之當以人民之
怨次之當以天子昔誓告之當以諸侯昔盟次之不敢欺
先王先公告之以不敢欺皇天后土告之然後如天子昔誓
如諸侯昔盟使管仲能如此則周之天子未為奴矣諸侯之
國未即亡矣秦於天下未至是矣如曰仲才及也君不從也
仲知及也時不可也則仲曾是謀也乎君不從也與仲曾是
為也乎時之不可也與況今日之兵不可以禮義節制不可
以盟誓禁止如仲之輩欲何為乎

守論

杜牧之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國家不議
誅泗東兵自守反修大曆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
政是使逆輩益橫終唱患禍故作守論焉

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鉞鉞鈍含弘混貸眇首逆孽殆為

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筭周思以為宿謀方且鬼岸抑揚
自以為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後蹇頓顛類
而後為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自河以北蟠城
數百金堅蔓織角奔為寇伺吾人之顛顛天時之不利則將
與朋伍羅絡郡國將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
壯不圖擄取而乃歎恬逸第第相付以為後世子孫背脅疽
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强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
衝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
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
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
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
法故於是乎闔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尊皇天子
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可王侯通爵越祿受之觀聘不

來凡杖扶之逆息虜亂皇子嬪之裝緣彩飾無不備之是以
地益廣兵益強備擬益其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兵器分割大
盡而賊天負心未及畔岸遂有涵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
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
大倡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頃軒囂欲相效者往往而
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
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為化穢哉大抵生入油然多欲
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答於家刑罰於國征
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事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
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
運掉也今者不知此非而反用以為經愚見為盜者非止於
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之術亦戒之哉

戰論

杜牧之

文后三

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
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為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
風渾滛巧不生朴毅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去嶺巒相貫焉
山大河盤互交鎖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
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
後以為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銳卒利
刃良弓健馬無有也卒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
以禦之是天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
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師嚴飭護疆不可他使是天
下一支兵去矣六郡之師嚴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挺不為則
汾淮以比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繼
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嚇呼膾臆
敵于帝居周秦單師不能排闥於是盡剽吳越荆楚之饒以

兵戎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徵徭不常無以膏
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脩治治以式條章不能備具是
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為
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
之時殿寄大臣偷馭榮逸為家治具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
刑弱而未嘗為之簡帖整飾天下雜然盜發則疾歐疾戰此宿
敗之師也何為而不比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夫百人
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為
幸以師老為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
虛此不責費料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
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木歌書品已崇
爵命極矣田宅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外死勤於
戎矣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躡身而
來刺邦而去迴視刀鋸菜色其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墳塋之
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因臣詰責
第來揮之至如堂然將陣毅然將鼓一則曰必為復月一則曰
必為出麗二軍萬夫環旋翔佯恍惚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
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
以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後能取此蓋五
敗不去也長慶初盜據子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
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
意之臣死竄且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調持干
戈灑掃垢汙以為萬世安而乃踵前非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占
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于謗木傳于
士大夫非偶言而已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為也及其見利則爭先或利盡則交踈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論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為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皆舜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此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一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為二十一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占人雖多而不

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縱囚論

歐陽永叔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責其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天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

文卷三

十一

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天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誦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尔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五代史一行傳論

歐陽永叔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嫌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奪

校廢而禮義衰風俗墮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
也吾意必有繫身自負之士嫉出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
賢有韜于中而不見于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
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况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
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沉淪于下泯沒而無聞者求
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
而已屢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
祿悅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
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
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而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
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資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
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
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能以孝悌自脩於一鄉而風行於
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
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
自倫作一行傳

五代史伶官傳論

歐陽永叔

迂齋云只看盛衰兩節斷盡莊宗始終又須推原
昔何爲而盛今何爲而衰其盛也以其有志其衰
也以其溺心憂深思遠詞嚴氣勁千萬世之龜鑑
隱然言意之表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
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
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
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王五豈遺恨也與尔三矢尔其無
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

少年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
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
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
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
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
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
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
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
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
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五代史宦者傳論

歐陽永叔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
故其事跡終始不完而雜以訛繆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
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辨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
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
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偉然歟殆非宦者之言也自
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
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
之意也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
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爲
去己踈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
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踈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
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
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
覺之欲與踈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
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

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出也天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踈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粹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既出而與崔胤圖之胤爲宰相顧力不足爲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歧梁兵圍之二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爲諸鎮所藏匿而不殺是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唐故時宦者乘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覆其轍也可爲悲夫

秦誓論

歐陽永叔

書稱商始伐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爲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患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爲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其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

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為非而棄去彼二子之有始顧天子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尔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尔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

文后二

十五年

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如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居喪伐紂而泰誓曷為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眾說紛紛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以為後世法及孔子既歿去聖稍遠而眾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尔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也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盟津至於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可矣

卷三終

○論

管仲論

蘇明允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桓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桓公何人也顧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桓

文選卷之四

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桓公處幾年矣亦知桓公之爲人矣乎桓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桓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桓公文公之才不過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無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爲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桓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

無賢者蓋有臣而無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托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鮒以不能進遽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有賢者而後有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明論

蘇明允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

文獻四

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內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爲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二焉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毋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明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它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

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即位
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耶夫
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夫
夫與左右譽阿大夫而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即墨夫夫
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易知
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
如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
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况乎不至於
九也

續朋黨論

蘇子瞻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
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必
有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

文后四

三

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惟予言而莫予
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
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微倖復用惟
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植之
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也未
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為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
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
國善人為之掃地也世主為之屏息譬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
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匪田季
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八弒昭哀失國小人之
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
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
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廖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

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
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
子也栞有從夫子則爲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
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孝亦足以爲唐
名臣矣昔欒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鮒謂范宣子
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
樂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蚤從王鮒之言
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謂治道去泰甚
耳苟黜其首惡而貫其餘音蠟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
以致憾將爲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爲盜者
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爲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
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
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隳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

未嘗不反爲所噬也曹參之治齊曰慎無擾獄市獄市姦人
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
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
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
踵罹仇人之禍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
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爲君子小人之戒

韓非論

蘇子瞻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乱天下
而天下之乱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
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
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
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
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

之死百有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嚴
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
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孝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
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
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
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
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
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
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
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
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所以輕天下齊萬物之術是以
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
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
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君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
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
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
子卑卑泥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戮少
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
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
之道者其弊固多矣而未知其所終柰何其不爲之所也

留侯論

蘇子瞻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
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
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
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授書於圜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
亦安知其非秦之出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

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持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賈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使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勸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是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而愚以爲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范增論

蘇子瞻

漢用陳平計間踈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

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尔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邪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人君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命之兆也其殺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譖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

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儒者可與守成論

蘇子瞻

聖人之於天下也無意於取之也譬之江海百谷赴焉譬之麟鳳鳥獸萃焉雖欲辭之豈可得哉禹治洪水排萬世之患使溝壑之地疏為桑麻魚鱉之民化為衣冠契為司徒而五

教行棄爲后稷而丞民粒出濟其德至於湯武桎梏桀之民而置之仁壽之域故天下相率而朝之此三聖人者蓋推之而不能去逃之而不能免者也於是益修其政明其教因其民不易其俗以是得之以是守之傳世數十而民不叛豈有二道哉周室既衰諸侯並起力征爭奪者天下皆是也德既無以相過則智勝而已矣智既無以相傾則力奪而已矣至秦之亂則天下蕩然無復知有仁義矣漢高帝以三尺劍起布衣五年而併天下雖稍輔以仁義然所用之人常先於智勇所行之策常主於權謀是以戰必勝攻必取天下既平思所以享其成功而安於無事以爲子孫無窮之謀而武夫謀臣舉非其人莫與爲者故陸賈譏之曰陛下以馬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叔孫通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於是酌古今之宜興禮樂之中取其簡而易知近而易行者以爲朝覲會同冠昏喪祭一代之法雖足以傳數百年上下相安然不若三代聖人取守一道源深而流長也夫武夫謀臣譬之藥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養生儒者譬之五穀可以養生而不可以伐病宋襄公爭諸侯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以敗於泓身夷而國蹙此以五穀伐病者也秦始皇焚詩書殺豪傑東城臨洮北築遼水民不得休息傳之二世宗廟蕪滅此以藥石養生者也善夫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夫世俗不察直以攻守爲二道故具論三代以來所以取守之術使知文武禹湯之盛德亦儒者之極功而陸賈叔孫通之流蓋儒術之粗也

刑賞忠厚之至論

蘇子瞻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嘆

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
懲創之所以弃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
於虞夏商君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
臣呂侯而告之以詳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
斷惻然有哀矜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
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謹刑也當堯之時臯陶為士將
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
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縣可用堯曰不可縣方命圯族既
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臯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縣也然
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
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
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
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
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
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
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
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
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
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豈有異術
哉時乎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
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論

三宗論

蘇子由

黃帝堯舜壽皆百年亨國皆數十年周公作無逸言商中宗
亨國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受命中
身亨國五十年自漢以來賢君在位之久皆不及此西漢文
帝二十二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三年東漢明帝十八年章
帝十三年和帝十二年唐太宗二十三年此皆近世之明主
然與無逸所謂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耽樂之從
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二年無以大相過也至其
亨國長久如秦始皇漢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唐玄宗皆以
御久遠循致大亂或以失國或僅能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
之富其倍於人者千萬也膳服之厚聲色之靡所以賊其躬

文后五

者多矣朝夕於其間無以御之至於天死者勢也幸而壽考
用物多而害民久矜己自聖輕蔑臣下至於失國宜矣古
之賢君必志於學達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貴其視子女
玉帛與糞土無異其所以自養乃與山學道者比是以久於
其位而無害也傳說之詔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
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
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敦學半念終始
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嗚呼傳說其
知此矣

夏論

蘇子由

聖人之道可以安於天下不求夫為異也堯舜傳之賢而禹
傳之子天下以為禹無聖人以傳之而後授其子孫也夫聖
人之於天下不從其所安而為之求與夫天下之人何其用

心之淺耶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爲天下而湯不以與其臣武王不以與其弟誠以爲其子之才不至於亂天下者則無事乎授之他人而以爲異也而天下之人何獨疑乎禹哉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之通義也有得焉而思以與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也聖人以是爲不可易故從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而無相亂以至於堯堯舉其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禹舉天下而授之啓此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也天下後世之所不能而聖人獨爲之豈以爲異哉夫天下之人不能皆賢而有異人焉爲異而震之則天下皆將喜其名而失其真故天堯舜之傳賢者是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丹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下而堯肯傳之舜而舜肯傳之禹以爲異疑天下哉然則禹之不

以天下授益而非以益爲不足授也使天下復有禹而禹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啓足以爲天下故也啓爲天下而益爲之佐是益不失爲伊尹周公而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蓋聖人之不喜異也如此昔者嘗聞之魯人之法贖人者受金於府子貢贖人而不受賞夫子嘆曰嗟夫使魯之不復贖人者賜也夫贖人而不以爲功此君子之所以異於衆人者而其弊乃至於不贖是故聖人不喜爲異以其有時而窮也閔子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援琴而歌戚戚而不樂子夏取琴而鼓之其樂術術然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而夫子皆以爲賢由此觀之聖人之行豈求勝夫天下之人哉亦有所守而已矣

秦論

蘇子由

秦人居諸侯之地而有萬乘之志侵辱六國斬伐天下不數

十年之間而得志於海內至其後世再傳而遂亡劉季起於匹夫斬艾豪傑躐秦誅楚以有天下而其傳子孫數十世而不絕蓋秦漢之事其所以起者不同而其所以取之者無以相遠也然劉項奮臂於閭閻之中率天下蜂起之兵西嚮而攻秦無一成之聚一夫之衆驅罷弊調戍之人以求所非望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以匹夫而圖天下其勢不得不疾戰以趨利是以冒萬死求一生而不顧今秦擁千里之地而棄累世之業雖閉關而守之蓄威養兵拊循士民而諸侯誰敢謀秦觀天下之釁而後出兵以乘其弊天下夫誰敢抗而惠文武昭之君乃以萬乘之資而用匹夫所以圖天下之勢疾戰而不顧其後此宜其能以取天下而亦能以亡之也夫劉項之勢天下皆非吾有起於草莽之中因亂而爭之故雖驅天下之人以爭一旦之命而民猶有待於其定以息有於此故以疾戰定天下天下既安而下無背叛之志若夫六國之際諸侯各有分地而秦乃欲以力征強服四海不愛先王之遺黎以爲子孫之謀而竭其力以爭鄰國之利六國雖滅而秦民之心已散矣故秦之所以謀天下者匹夫特起之勢而非所以承祖宗之業以求其不失者也昔者嘗聞之周人之興數百年而後至於文武文武之際三分天下而有二然商之諸侯猶有所未服紂之衆未可以不擊而自解也故以文武之賢退而脩德以待其自潰誠以爲后稷公劉太王王季勤勞不懈而後能至於此故其發之不可輕而用之有時也嗟夫秦人舉累世之資一用而不復惜其先王之澤已竭於取天下而尚欲求以爲國亦已惑矣

朋黨論上

秦少游

臣聞朋黨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人主御羣臣之術不務嫉

朋黨務辨邪正而已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
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
志而君子終受禍矣何則君子信道篤自知明不肯愉為
一切之計小人投隙抵巇無所不至也請以易道與夫堯舜
漢唐之事明之易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一陽之生則為復
復者反本也三陽用事則為泰泰者亨通之時也而五陽之
極則為夬夬者剛決柔也以此見君子之道必得其類然後
能勝小人也一陰之生則為姤姤者柔遇剛也三陰用事則
為否否者閉塞之時也而五陰之極則為剝剝者窮上反下
也以此見小人之道亦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君子也陰陽相
與消長而為慘舒為生殺君子小人相與勝負而為盛衰為
治亂然皆以其類也故曰朋黨者君子小人之黨也又有渾沌窮奇恃抗
時有八元八凱十六族者君子之黨也又有渾沌窮奇恃抗

饜饕四凶族者小人之黨也舜之佐堯有大功二十者舉十
六相去四凶而已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廢之亦不聞以其朋
黨而兩存之也故曰人主御羣臣之術不務嫉朋黨辨邪正
而已東漢鉤黨之獄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蓋始於周福房植
謂之甘陵南北部成於李膺陳蕃王暢張儉之徒遂有三君
八顧八俊八及八厨之號人主不復察其邪正惟知震怒而
已故曹節侯覽牢修朱並得以始終表裏成其姦謀至於刊
章討捕錮及五族死徒廢禁者六七百人卒不知修並者乃
節覽之黨唐室之季朋黨相軋四十餘年縉紳之禍不解蓋
始於李宗明李德裕二人而已嫌怨既結各有植立根本牢
甚互相傾擠牛僧孺李逢吉之屬則宗閔之黨也李紳韋處
厚之屬則德裕之黨也而逢吉之黨又有八閔十六子之名
人主不復察其邪正惟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而其徒

亦曰左右佩劍彼此相笑蓋言不知孰是也其後李訓鄭注
用事欲以權市天下凡不附已者皆指以爲二人之黨而逐
去之至於人人駭慄連月雲晦卒不知訓注者實逢吉之黨
也故曰邪正不辨而朋黨其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
至於兩存君子與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而君子終
受禍矣

朋黨論下

秦少游

臣聞陛下即位以來虛懷側席博採公論悉引天下名士與
之經綸至有去散地而執鈞衡起謫籍而參侍從者雖古版
築飯牛之遇不過如此而已君子得時則其類自至數年之
間衆賢彈冠相繼而起聚於本朝夫衆賢聚於本朝小人之
所深不利也是以日夜恟恟作爲无當不根眩惑誣罔之計
而朋黨之議起焉臣聞比日以來此風尤甚漸不可長自執

政從官臺閣省寺之臣凡被進用者輒爲小人一切指以爲
黨又至於三君八顧八俊八及八厨之名八閔十六子之號
巧爲標榜公肆詆欺一人名之於前萬人實之於後傳曰下
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也然則其可
以不察哉臣聞夢曆中仁祖銳於求治始用韓琦富弼范仲
淹以爲執政從官又擢尹洙歐陽脩余靖蔡襄之徒列於臺
閣小人不勝其憤遂以朋黨之議陷之琦弼仲淹等果皆罷
去是時天下義士扼腕切齒髮上衝冠而小人至於交酒相
厲以爲一網盡矣賴天子明聖察見其事琦弼仲淹等旋被
召擢復象器使遂得成其功名今所謂元老大儒社稷之臣
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者皆當時所謂黨人者也向使仁祖但
惡朋黨之名不求邪正之實赫然震怒斥而不反則彼數人
者皆爲黨人而死耳尚使後世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耶今日

之勢蓋亦無異於此臣願陛下觀易道消長之理稽帝虞廢
卒之事察漢唐番聽之失法仁祖察見之明杜婁孽之端
中傷之際永賢益急用賢益堅而信賢益篤使奸邪情得而
無所售其謀謫伎氣索而無所啓其口則今之所謂黨人者
後世必為元老大儒社稷之臣者矣

景帝論

張文潛

景帝稱嘗嬰沾沾自喜多易不足以任宰相持重乃相衛綰
夫自喜多易不足以持重是也而求持重者必如綰則已甚
矣古之知人者不觀其形而察其情得其妙而遺其似夫天
下之善惡其似者固未必是而真者或不可以形求也綰車
戲之賤士也其椎魯庸鈍特似夫敦厚長者之形耳夫敦厚
之士其用之也必有蒙其利者矣豈謂其無是非可否如偶
人者哉苟以是為長者而用之則世之可以持重者多矣夫

卷之五

八

惡馬之奔蹏也求其無奔蹏可也得偶馬而愛之可乎景帝
之相綰也是愛偶馬之類也帝之惡周亞夫曰此鞅鞅者非
少王臣也卒殺之夫天下之情其未見於利害之際者舉不
可知而愛之易劫以勢者易動以利不輕許人之私者不輕
行其私亞夫之不納文帝於細柳與夫不肯侯王信可謂不
易以勢劫而無私意矣伏節死義與夫見利而心不動非輕
勢而滅私者真能可以相少王而其危難者意非亞夫不可
而帝乃反之是徒以剛勁不苟其形若難制而嫚上者欲殺
之而不疑嗚呼景帝者求之於形似而失之者也蓋昔者高
祖求傅如意者而不可得得一周昌能強項面折而高祖遂
以趙委之夫昌之不能脫如意於死其勢蓋有所迫而所以
任昌者固相危弱之道也嗟夫周昌以此見取而亞夫乃用
是不免則景帝與高祖其觀人也亦異矣

古者一代之興則有一代之治故曰夏后氏尚忠商人尚質周人尚文雖聖人之道不可以名言而施之政事必有稱號可指非但王者如此而一國之治亦然故曰周公治魯尚齒而親親太公治齊上賢而尊尊自是以來漢唐之臣議論之士亦未有不明當世之治躰而識其面目者故漢世每以雜霸自名而晉人亦云以道勝寬和為本今宋之為政久矣其所尚者何也士之通經術知古誼者不為不眾日夜講究治道以遊於世者亦不為不熟其所稱引動以宗周為言而問以當代治躰則茫然不知所以名之惟其無得於此是以有慕於彼愚誠不自揆蓋嘗妄論之矣獲不必同要之適足治不必同要之適時故成周之治任人而我國朝之治任法人者非不用法也以人為本而輔之以法任法者非不用人

宋后五

也以法為本而行之以人自古法無全是亦無全非而人之忠佞智愚賢不肖至為遼絕故任法之世無甚利亦無甚害而任人之世非大治則大亂矣周時公卿不過數族周召毛原執政至數百載不絕今之大臣更出迭入遠者十餘年極矣近者朞月而已雖無累世輔弼之利亦無妨賢專恣之害矣周之諸侯既錫以土宇則刑賞生殺之柄悉舉以委之今郡縣之權不過鞭朴爾過此以往則相顧而議法矣雖無藩屏形勢之利亦無戰爭侵奪之害矣周時任官必考論人物謂之量才度德今不然矣以資歷為高下以注籍為先後揭闕于道應法者得之雖無為官擇人之利亦無好惡徇私之害矣周時取士使之自推擇謂之鄉舉里選今又異於此矣蓋自國初以來三易取士之法然要之不離文字糊名易書暗考而明取之雖無出長入治之利亦無毀譽比周之害矣

其大略如此故周之極熾者刑措不用四十餘年典章文物之盛信有以絕人而晚節禍敗亦足以稱此今國家受命百五六十餘年間海內晏然如一日者此任人任法之效也昔者李勣無大勝亦無大敗薛萬徹非大勝即大敗而近世論將未嘗不以英衛為先然則今之所得多於成周亦明矣而士方歉然不足爭說人主以成康之隆而不知國朝規模處置所以成就天下之勢者固已如此非獨不知國朝亦復不知成周矣何則人有情而法無心情之所在忍怨以之其無心者漠然而已今日欲成康乎則必脫略文法而一切任人夫以天下之大利而索之於繩墨之內是猶以李勣之節制而求萬徹之苛勝終不可冀然與其蹈萬徹之險孰若李勣之持重足任也哉

議賞論

唐子西

文后五

刑賞為用尚矣自堯舜時已有是說今夏書有之商書亦有之至周禮為最詳而孔子孟子無取焉以為上意所嚮天下靡然而從惟患其過不患其不及故為人王者而示好惡榮辱足矣何至用刑賞哉天下無事民各安其性命之情非有夏啓伐國之舉盤庚涉河之役而重賞以募善痛劾以懼惡此駭民亂俗之本王者之所深惡也揚子曰民可使觀德不可使觀刑觀德則純觀刑則亂以吾觀之寧獨刑哉刑賞不可觀而賞為其秦法斬一首賜爵一級而秦人賜爵者十室而九方是之時宗室非此者不得附屬籍而民非此者不得有芬華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世知觀刑之弊至於亡秦而下知秦俗之敗正坐觀賞爾高祖以金錢爵色收天下豪俊此可與創業矣而不可與守成可與立事矣而不可與善俗何則利者君子之所諱也宋愷一

言父之孟子恐懼亦色以爲不可訓而况以利誘天下得乎
漢道之雜蓋始於此是術也施之衆庶猶若有理焉施之士
大夫則過矣古之誓師必以賞戮爲言至生員羣臣則曰用罪
罰厥死用德彰厥善謂之德者蓋有恩禮存焉不止謂賞而
已不言戮者以士可殺不可辱故也德近義所以待君子賞
近利所以待小人古之所以待君子小人故有間矣出稱伯
夷叔齊適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
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固虛語也武王周公豈至是哉使誠
有此則其見笑也固宜何則貪夫徇利烈士徇名不察其所
徇爲如何而一切以利啗之豈其志哉是術也施之士大夫
猶有理施之大臣則又過矣若平原君用魏無忌兵解邯鄲
之圍虞卿爲之請封公孫龍曰不可王季君相趙封君東城
非以有功也以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割地不言無功亦
自以親戚故也今有功而求益封是以親戚受城而以國人
計功也而可乎世以龍爲知言吾聞留侯晚節決策都關中
出奇策取馬邑皆不復益封其所以自待者重矣而朝廷所
以處之者亦復有躡漢世君臣唯此爲近古哉

文后五

九

○說

師說

韓退之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感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年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鄙之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長弘師襄老聃郊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自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雜說

韓退之

龍之嘘氣成雲雲固非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而有茫茫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

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夫其所憑依信不可欺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祗辱於奴隸人無識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今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真無馬者邪其真不識馬邪

捕蛇者說

柳子厚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孛蹠於遠反痿音漏癘音易

文后六

二

去死肌殺二虫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求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甚乎余將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感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父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音富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尔而五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謹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惴惴而起視其

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日食其
土之所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
樂豈若吾鄉鄰之曰日有是哉今雖死于此比吾鄉鄰之死
則已後矣又安敢毒邪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
吾嘗疑乎是今以將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
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鵲說

柳子厚

有鵲曰鵲者穴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宇於
其下者伺之甚熟為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鵲也必取鳥之
芻糗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日則執而上浮
圖之跂焉者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如往必背而去焉苟東
矣則是日也不東遂南北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毛翮之物而
不為仁義器耶是固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

卷之六

六

也出乎穀卵而知攫食決裂之事尔不為其他凡食類之飢
唯且為其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以者乎用
其力而受其死以忘其飢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怕其
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
曰以魚二而默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
者暴之徒今夫梟鵲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穴寢廟循墻而
走是不近於啾啾者耶今天鵲其止趨然其動若然其視的
然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為則今之
說為未得也孰若鵲者吾願從之毛耶翮邪胡不我施寂寥
泰清樂以忘飢

各二子說

蘇明允

輪輻蓋軫皆有取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吾未
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知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

輒而言車之功輒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輒是輒者禍福之閒也輒乎吾知其免也夫

文與可字說

蘇子瞻

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足以爲君子乎曰未也孔子爲問者言也以爲賢於所問者而已君子之居鄉也善者以勸不善者以恥夫何惡之有君子不與入亦不惡於人子夏之於人也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入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之意豈不曰與其可者而不可者自遠乎使其不可者而果遠也則其爲拒也其矣而子張何惡於拒也曰惡其有意於拒也夫苟有意於拒則天下相率而去之吾誰與居然則

文后六

四

孔子之於孺悲也非拒教曰孔子以不屑教誨者也非拒也夫苟無意於拒則可者與之雖孔子子張皆然吾友文君名同字與可或曰爲子夏者教曰非也取其與不取其拒爲子張者也與可之爲人也守道而忘勢行義而忘利修德而忘名與爲不義雖祿之千乘不顧也雖然未嘗有惡於人人亦莫之惡也故曰與可爲子張者也

稼說

蘇子瞻

蓋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糝而多實又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耨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

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而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孝不辛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子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孝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仁者如射說

蘇子瞻

孟子曰仁者如射發而不中反求諸身吾嘗季射矣始焉心志於中目存乎鵠手往從之十發而九失其一中者幸也有善射者教吾友求諸身手持權衡足蹈規矩四肢百骸皆有法焉一法不修一病隨之病盡而法完則心不期中目不存鵠十發而十中矣四肢百骸一不中法差於此者在毫釐之內而失於彼者在尋丈之外矣故孟子之所謂仁者如射則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也君子之志於仁盡力而求之有不復焉退而求之身莫若自克自克而反於禮一日足矣何則凡害於仁者盡也害於仁者盡則仁不可勝用矣故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一不如禮在我者其微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非禮之害至於殺不辜不仁之禍無大於此故也

魚說

蘇子瞻

予讀柳子厚三戒而愛之人嘗悼世之人有妄怒以招悔欲盡而彰者游吳得一事於水濱之人亦傲之作二說非有意乎續子厚者也亦聊以自警

河之魚有豚其名者游於橋間而觸其柱不知違去怒其柱之觸已也則張頰植鬣怒腹而浮於水久之莫動飛為過而攫之磔其腹而食之好游而不知止因游而觸物不知罪已妄肆其忿至於磔腹而死可悲也夫

海之魚有烏賊其名者响水而水烏戲于岸間懼物之窺已也則响水以自蔽海鳥視之而疑知其魚而攫之嗚呼徒知自蔽已求全不知滅迹以杜疑為窺者之所窺哀哉

顏真卿守平原說

蘇子瞻

軾以謂古之任人無內外輕重之異故雖漢宣之急賢蕭望之之得君猶更出治民然後大用非獨以歷試人材亦所以維持四方均內外勢也唐開元天宝間重內輕外當時公卿大臣非以罪責不出守郡雖藩鎮帥守亦以為不如寺監之僚佐故郡縣多不得人祿山之亂河北二十四郡一朝降賊獨有一顏真卿而明皇初不識也此重內輕外之弊不可不為鑒

怪說

石守道

三才位焉各有常道反厥常道則謂之怪矣夫三光代明四時代終天之常道也日月為薄蝕五星為彗孛可怪也夫五嶽安焉四瀆流焉地之常道也山為之崩川為之竭可怪也夫君南面臣北面君臣之道也父坐子立父子之道也而臣抗於君子敵於父可怪也夫中國聖人之所常治也四民之所常居也衣冠之所常聚也而鬚髮左衽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為夷者半中國可怪也夫中國道德之所治也禮樂之所施也五常之所被也而汗漫不經之教行焉妖誕幻惑之說滿焉可怪也夫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庶人祭于寢所以不忘孝也而忘而祖廢而祭去事夷狄之鬼可

怪也夫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農能殖百穀祀以爲稷后土能平九州祀以爲社帝舉堯舜禹湯文武有功利於民者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而老觀佛寺徧滿天下可怪也人君見一日蝕一星縮一風雨不調順一草木不生殖則能知其爲天地之怪也乃避寢戒膳徹樂忠懼責已修德以禳除焉彼其滅君臣之道絕父子之親棄道德悖禮樂裂五常迂四民之常居毀中國之衣冠去祖宗而祀夷狄汗漫不經之教行妖誕幻惑之說滿則反不知其爲怪既不能禳除之又崇奉焉時人見一狐媚一鵲噪一梟鳴一雉入則能知其爲人之怪也乃啓亢祈祭以厭勝焉彼其孫其子其男其女忘而宗祖去而父母離而常業裂而常服習吏教祀夷鬼則反不知其怪既不厭勝之又尊異焉愈可怪也甚矣中國之多怪也人不爲怪者幾少矣噫一日蝕一星縮則天爲之不明一山崩一川竭則地爲之不安釋老之爲怪也子有餘年矣中國蠹壞亦子有餘年矣不知更千餘年釋老之爲怪也如何中國之蠹蠹也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生吁

○文

北山移文

孔德璋

周顒字彥倫隱北山後應詔出爲海鹽令欲過北山孔稚圭假山神作文以却之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瀟洒出塵之想度白雲以方潔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夫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眴筵萬乘其如蛻聞鳳吹於洛浦值新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有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宋公之哭乍迴迹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雋俗之士既文既博亦元亦史然而學道東魯顏淵習隱南郭子慕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

文后七

壑雖假容於江臯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歌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亮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北消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尔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艾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縮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埋敲朴誼踴犯其慮牒訴空惚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籙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磻戶摧絕無與歸石徑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飈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

蘭縛塵纓於是南嶽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峰竦誦慨
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乎故其林漸無盡澗愧不歇秋桂
遣風春羅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今又促裝下
邑浪拽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高豈可使芳杜厚
顏辟荔無恥碧嶺用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汗綠池以
洗耳宜高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喘截來轅於谷口杜妄
戀於郊端於是叢條頽膽疊頽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
而掃迹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

祭鰐魚文

韓退之

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網緇擗刃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
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
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况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鰐魚之
涵淹郊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伸聖慈武四海之

文後七

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迹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
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壞者哉鰐魚
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
而鰐魚睥然不安谿潭據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
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驚弱亦安肯為鰐魚
低首下心心視視心悉枕反視胡典反為民吏羞以偷活於
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鰐魚辯鰐魚
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
無不容歸以生以養鰐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鰐魚約盡三
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
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
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鰐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
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為

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鱉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送窮文

韓退之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輿糗牛繫輓下引坻上檣三指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途躬具船與車備載糗糧日吉時良子利行四方子飯一孟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曠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若歔嚔嚶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說隨志不在他子迂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大李四年朝齋暮鹽惟我保汝人

又後七

三

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嗅臭香糗糧可指單獨一身誰爲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子能盡言可謂聖知情狀既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爲真不知也邪子之朋儔非三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挨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一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爲奸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李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祗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實我讎冤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造訛能使我迷人莫能聞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徇苟驅去

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脚失笑
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大癡
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
同惟垂於時乃與天通携持琬琰易一羊皮餒於肥甘慕彼
糠粢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踈謂予不信請
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塵破硯文

韓退之

隴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既四年悲歡
窮泰未嘗廢其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實二年登上第行于褒
谷間役者劉胤詠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于京師里中昌黎
韓愈其友人也贊且識云○土乎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
死類全斯用毀不忍棄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與瓦礫
異

招海賈文

柳子厚

咨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泊兮顛倒日
月龍魚傾側兮神怪隳突滄茫無形兮往來遽卒陰陽開闔
兮氛霧瀚渤君不返兮逝恍惚舟航軒昂兮下上飄鼓騰越
嶢嶸兮萬里一覩萃入弘坳兮視天若畝奔螭出扑兮翔鵬
振舞天吳九首兮更笑迭怒垂涎閃舌兮揮霍旁午君不返
兮終爲虜黑齒棧齧鱗文肌三角駢列耳離披反斷又牙踣
嶽崖蛇首稀鬣虎豹皮羣沒互出譴激嬉臭腥百里霧雨瀰
君不返兮以充飢弱水蓄縮其下不極投之必沉負羽無力
鯨鯢疑畏淫淫疑疑君不返兮卒自賊怪石森立涵重淵高
下列置瀉危顛崩濤搜䟽剌戈鋌君不返兮若沉顛其外大
泊評大淵淪終古迴薄旋天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魂
焉薄海若蓄貨號風雷巨鼇頷首丘山頽猖狂震虓翻九垓

君不返兮糜以摧咨海賈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恟駭
愁苦而以忘其歸上黨易野恬以舒蹈蹂厚土堅無虞歧路
脉布彌九區出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撞鍾擊鮮
恣歡娛君不返兮欲誰須膠鬲得聖捐鹽魚范子去相安陶
朱呂氏行賈南面孤弘羊心計登謀謨煮鹽大治九卿居祿
秩山委收國租賢智走諾爭下車逍遙縱傲世所趨君不返
兮謚爲愚咨海賈兮賈尚不可爲而又海是圖死爲險魄兮
生爲貪夫亦獨何樂哉歸來兮寧君軀

甲 屈原文

柳子厚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擘蘅若
以薦芳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辭而有明先生之不從世兮
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遭世孔疚華蟲薦壤兮進御羔襲牝
雞呶嗷兮孤雄束味哇咬環觀兮蒙茸大口董喙以爲羞兮

文後一

2

焚棄稷黍犴獄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陷塗藉穢兮榮若
繡黼椽折火烈兮嫉嫉笑語譏巧之曉曉兮惑以爲咸池便
媚鞠恣兮美愈西施謂謨言之怪誣兮反寘瑱而遠違匿重
痼以諱避兮進俞緩之不可爲何先生之凜凜兮厲鍼石而
從之仲尼之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柳下惠之直道兮又焉
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
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
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唯
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惓惓兮陷大故而不貳沉璜瘞珮兮
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先生之貌不可得兮
猶髮鬢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之盈眶呵星辰而
驅詭怪兮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雷電兮苟爲是之荒茫耀
姦辭之曠朗兮世果以是之爲狂哀余衷之坎坎兮獨蘊憤

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也後之人又何望忠誠之既內激方
抑銜忍而不長萃為屈之幾何方胡獨焚其中揚吾哀今之
為仕者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不厚方悼得位之不
昌退自服以默默方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風之不可去方懷
先生之可忘

乞巧文

柳子厚

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饗餼馨香蔬果交羅插竹垂綏
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
女之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
開利組紕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為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
亦有所大拙儻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衽促武縮氣旁
趨曲折僂僂將事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
孫專巧于天輻輳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

卷之七

七

下民欽聖靈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
於玄龜將蹈石梁款天津儷于神夫于漢之濱兩旗開張中
星耀芒靈氣翕歔茲辰之良幸而弭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
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
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于垤蝸休
于殼龜龜螺蚌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仿佯為狂局
束為諂吁吁為詐坦坦為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笑
顛倒逢嘻已所尊旺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抵巇中心甚
憎為彼所竒忍仇佯喜悅讐遷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
是己曾不惕疑貶名絕命不負所知扞朝似傲貴者啓齒臣
旁震驚彼且不恥叩稽匍匐言語譎詭令臣縮而彼則大喜
臣若效之瞋怒叢已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
犴臣到百步喉喘顛汗睚眦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

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右昂關
冒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慄泯焉直透所至如一是一獨何工
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嗇於臣怕使玷黜沓沓騫
騫恣口所言迎知喜怒默測憎憐搖脣一發徑中心原膠加
鉗夾誓死無遷探心扼膽踊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得旃獨
結臣舌暗抑銜免孽眦流血一辭莫言胡為賦授有此奇偏
眩耀為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吟哢飛走駢四儷六錦心綉
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
老醜器昏莽鹵撲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
鬻數帚跪呈豪傑投棄不有眉瞻頰蹙喙唾曾歐大赧而歸
填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臣若是卒不余畀獨何酷歟敢願
聖靈悔禍矜臣獨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心規以大
圓技去叻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美眉睫

七

七

增妍突梯卷鬻為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彼獨何人長
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不得命疲極而
睡見有青輿朱裳手持絳節而來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
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嫉彼不為汝之所欲汝自可
期胡不為之而誑我為汝唯知恥諛貌淫詞寧辱不貴自適
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為大失
不汗卑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汝慎勿疑嗚呼天之
所命不可中華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死誰惕

弔古戰場文

李遐叔

浩浩乎平沙無垠愛不見人河水縈帶群山糾紛黯兮慘悴
風悲日曠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挺亡群亭長告
余曰此古戰場也嘗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
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

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
膈臆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斲無世無之古稱戎
夏不抗王師文教失旨武臣用竒竒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
闊而莫爲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上將驕敵
期門受戰野豎旄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
骨驚沙入面王客相搏山川震眩聲圻江河勢崩雷電至若
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鷲鳥休巢征馬踟
躕繒纒無溫墮指裂膚當此之時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
翦屠徑截軸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復沒屍填巨港之
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
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
終身夷狄戰矣哉暴骨沙礫烏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
淅淅鬼魄結兮天沉沉鬼神聚兮雲幕幕日光寒兮草短月
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
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痛任人而已其在
多乎周逐獫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勲和
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爲閼荼毒生人
萬里朱殷於閑反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
蒼蒼丞民誰無父母提携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
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
聞知人或有三言將信將疑悄悄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
望天涯天地爲愁草木悽悲弔祭不至精魂無依必有凶年
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爲之柰何守在四
夷

告文宣王文

蘇子瞻

嗟嗟元王三代之英言不鈞用於一君而爲無窮之遺教身

不寵利於一時而有不朽之餘榮嗟嗟元王以道而鳴肆筆
成書吐辭爲經炳然不渝言若丹青久而愈多聲非雷霆瞽
者可以使別目以駭視瞶者可以使抉耳以聳驚柰何轍環
天下卒老于行載空言於典籍示後世之儀刑回狂瀾於既
倒支大厦於將傾揭日月之昭昭破陰氣之冥冥嗟乎一氣
之委和與萬物之至精或爲淮夷之蠙珠或爲雲漢之華星
雖光輝之成彩未離乎聚散以流形豈若王之道德愈久而
弥明曄曄而華涵涵而停融而在天者爲雲漢之文章結而
在地者爲山嶽之元靈詭然如龍翔而鳳躍純乎如玉振而
金聲嗟嗟元王德博難名其奉王命將臨邊城畝有滯穗境
无交兵鳴玉載道紛袍在庭有踐邊豆有豐采盛敢用昭薦
享于克誠

○難

設客難

東方曼倩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好孝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東方先生仰而應之曰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篋勤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効情安知前後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子又何怪之耶語曰以筦闕天以蠡測海以筵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立言聲哉

難蜀父老

司馬長卿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紛湛滫音恩汪滅音羣生雷濡洋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薶靡音因朝冉從駝音江定竿音鑿存音卬略斯榆舉苟蒲結軌還輶東鄉向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音二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卬竿丙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散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常惡聞若說然斯事躡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

之後八

二

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泥音濫衍益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感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音無肢音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齟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驚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二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遠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

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
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
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內鬻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
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
望雨矣夫為之垂涕况乎上聖又烏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
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
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昧若微叫群牝物鏐靈山梁孫原創
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䟽逖不閉
勿爽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
一躰中外提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
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
可以已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
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嗚
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焦
朋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數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
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
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因靡徙遷延而辭焉
○辯

諱辯

韓退之

愈與進士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
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
不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
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微
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兩立與區音丘之
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
律乎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諱

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一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者康王釗音昭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哲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許勢秉機也許近太相庶諱勢近太宗庶諱秉近代祖庶諱機近玄宗庶諱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於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為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幾為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也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

桐葉封弟辯

柳子厚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

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軼軼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解

解朝

揚子雲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僭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批吐賀反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生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疎獨說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

九石八

五

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丹朱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士无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翻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造范睢顏闔也是故騶衍以頡亢而取世資亢胡浪反子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連音輦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音潘愚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倏徽以糾墨制以質鈇音翳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魯繇戴紘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紘山尔反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日握權則為卿相夕失職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涯勃解之島乘鴈集則不為之多變見飛則不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

種蠶存而粵伯五穀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五穀謂百里
奚范睢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嚙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
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
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騫而不足出
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管仲或釋
褐而傳甯戚或倚夷門而笑侯嬴或橫江潭而漁漁父或七
十說而不遇孔子或立談間而封侯薛公或在千乘於陋巷
齊有小臣稷或擁帚筵而先驅鄒衍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
而奮其筆空際蹈瑕而無所詘也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
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悅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
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跡鄉使上世之士處
乎今出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
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也炎炎者滅隆
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
鬼瞰其室攫拏者亡默默者存挈女居反位極者宗危自守
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
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
子乃以鳴藁而笑鳳凰執蠖蚷而嘲龜龍蠖烏典反與音珍
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俞跗
與扁鵲附甫无反悲夫客曰然則隸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
何必玄哉揚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髀免於徽索額
厄格翕肩蹈背扶服入素服蒲北反激印萬乘之主界涇陽
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額頤折頰淚湮流
沫額音欽西指強秦之相搯其咽炕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
玩絕也音九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屢敬委輅
脫輓掉三寸之舌輅胡格反輓音晚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

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閒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甫刑靡敝秦法酷烈靡音麻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詩矣詩布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謬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鄒若阨隕阨反唯其人之贍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夫蘭生收功於章臺相如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公孫弘驃騎發迹於祁連祁連司馬長卿竊言於卓氏東方朔割肉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人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解難

揚子雲

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為眾人之所好也美味期於合口工

聲調於比耳

比和也類二反

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閱意眇指

眇讀曰妙

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勞薄羣生歷覽

者茲年矣而殊不寤曾費精神於此而煩吝者於彼曾音但

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

閔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

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乃玉乃

金彼豈好為艱難哉執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虬絳螭之將

登虛天必聳身於倉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

則不能戢膠葛騰九闕戢音戟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

六合耀八絃泰山之高不樵嶢則不能濇瀟雲而散歆蒸

嶠音樵堯歌許交反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縣絡天地經以

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

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

幽烈而章緝熙蓋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低
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目形之美者不可擬於世
俗之目棍胡本反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者
高張急徽追趨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試爲之施咸池掄六
莖發簫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絃破琴
而不肯與衆鼓夔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服曰夔古
之善塗既者有小飛泥誤者鼻因令匠石揮斤而斲知石之
善斲故敢使之獲乃高反師曠之調鐘竇知音者之在後也

進學解

韓退之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
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必張技去兇邪登
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二藝者無不庸肥羅剔抉於央
切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

文苑八

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
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
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
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
常兀兀一作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於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
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隊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
紹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沉
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
周誥殷盤詰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竒而法詩正而
葩下逮莊騷大史所錄子雲相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
謂闕於中而肆於外矣少始知李勇於敢為長通其方左右
其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
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

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之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啼
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
來前夫大木爲杗音忙細木爲桷薄櫃侏儒振闌店徒點切
楔音屑各得其宜以成室屋者匠氏之功也玉札丹砂赤箭
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
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惟器
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
老于行苟卿守正大論以興論一作論逃護於楚廢死蘭陵
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
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
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
靡平聲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踴常
途之役役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幸臣不見斥茲
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
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庫忘量已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
是所謂詭匠氏之不以杙音弋爲楹而訾子毀切醫師以昌
陽引年欲進其稀苓也

獲麟解

韓退之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
雖婦人女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恒有
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
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
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不知不
可知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
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
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

也亦宜哉

擇言解

韓退之

火洩於密而爲用且大能不違於道可燔可炙可鎔可甄以
利乎生物及放而不禁反爲災矣水發於深而爲用且遠能
不違於道可浮可載可飲可灌以濟乎生物及其導而不防
反爲患矣言起於微而爲用且博能不違於道可化可令可
告可訓以推於生物及其縱而不慎反爲禍矣火旣我災有
水而伏其焰能使不陷於灰燼矣水旣我患有土而遏其流
能使不仆於波濤矣言旣我禍即無以掩其辭能不罹其失
者亦鮮矣所以知理者又焉得不擇其言歟其爲慎而甚於
水火

通解

韓退之

今之人以一善爲行而恥爲之慕達節而稱夫通才者多矣

六後八

一

然而脂韋汨沒以至於老死者相繼亦未見他人之稱其豈
非害教賊民之術歟且五常之教與天地皆生然而天下之
人不得其師終不能自知而行之矣故堯之前千萬年天下
之人促促然不知其讓之爲美也於是許由哀天下之愚且
以爭爲能廼脫屣其九州高揖而辭堯由是後之人竦然而
言曰雖天下猶有薄而不售者况其小者焉故讓之教行於
天下許由之爲師也自桀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循循然不
知忠易其死也故龍逢哀天下之不仁覩君父百姓入水火
而不救於是進盡其言追就其割烹故後之臣竦然而言曰
雖萬死猶有忠而不懼者况其小者焉故其忠之教行於天
下由龍逢之爲師也昔周之前千萬年渾渾然不知義之可
以換其生也故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強則伏食其葛薇逃
山而死於是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餓死猶強而不懼者况

其小者焉故義之教行於天下由伯夷之爲師也是三人俱
以一身立教而爲師於千萬年間其身亡而其教存於扶持
天地而功亦厚矣向令三師恥獨行慕通達則堯之日必曰
得位而濟道安用讓爲夏之日必曰長進而否退安用死爲
周之日必曰和光而同塵安用餓爲若然者天下之人促促
然而事循循然而佞渾渾然而偷其何懼而不爲哉是則三
師生於今必謂偏而不通者矣其可謂之大賢哉嗚呼今之
人其慕通達之爲弊也且古聖人言通者蓋百行衆藝備於
身通而行之者也今恒人之言通者蓋百行衆藝闕於身而
求合者也其則古之人言通者通於道義今之人言通者通
於私曲其亦異矣將欲齊之者其猶矜糞丸而擬質隨珠者
乎且令今父兄教其子弟者曰尔當通於行如仲尼雖愚者
亦知其不能也曰尔尚力一行如古之賢雖中人亦希其能
矣豈不由聖可慕而不可齊耶賢可及而可齊也今之人行
未能及乎賢而欲齊乎聖者亦見其病矣夫古人之進修或
幾乎聖人今之人行不出乎中人而恥乎力一行為獨行且
曰我周通同如聖人彼其欺心耶吾不知矣彼其欺人而賊
名耶吾不知矣余懼其說之將深爲通解

○解

工器解

程晏

匠刀者不必自用割匠弓者不必自用射善為器而已善割者不必善匠刀善射者不必善匠弓善用人之器而已苞丁

豈自鍛而後操之耶莊子養生主篇由基豈自斷而後射之耶左傳成十六年然則匠刀者不嫉苞丁之解匠弓者不嫉

由基之中業已之為器而懼刃之不利弦之不勁也我器既

利既勁稱彼之用是器得其所又何嫉哉肅張為漢之器既

利既勁矣不嫉漢祖之能刃我而解羽弦我而中羽天下是

器已之為器也反是者所謂已匠刀不欲人之善割已匠弓

不欲人之善射然則器安適乎范增之器也既利既勁矣馮

門之言不用羽非善割善射者終不能用其器也是器豈嫉

又后九

人也哉痛器之失其所也是言也不足為儒者道用警乎貪名嫉上之臣也

自釋

元次山

河南元氏望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世業載國史世系

在家謀少君商餘山著元子十篇故以元子為稱天下兵只

逃亂入倚玕洞始稱倚玕子玕雲俱反後家讓濱乃自稱浪

士及有官人以為浪者亦漫為官乎呼漫郎既客樊上漫遂

顯樊左右皆漁者少長相戲更曰警叟警牛交反語不入也

彼謂以警者為其不相從聽不相鈎加帶笈管而尺舩岑郎

丁反管蘇挺反塞籠獨警齟而揮車齟五加切齒不平正酒

徒得此又曰公之漫其猶警乎公守著作不帶笈管乎又漫

浪於人間得非警齟乎公漫久矣可以漫為叟於戲吾不從

聽於時俗不鈎加於當世誰是警者吾欲從之彼警叟不慙

帶乎冬管吾又安能薄乎著作彼聾叟不羞聾聾於鄰里吾
又安能慙漫浪於人間取而酌人議當以漫叟為稱直荒浪
其情性誕漫其所為使人知無所存有無所將待乃為語曰
能帶冬管全獨而保生能聾聾保宗而全家聾也如此漫
乎非邪

○戒

三戒

柳宗元

五常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棄物以逞或依世以干非
其類出技以怒強窮時以肆暴然卒迫于禍有客談麋驢鼠
三物以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覺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
怛之自是日抱就犬者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

卷之九

皆知人意麋覺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為犬良我友抵觸偃仆
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者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
見犬在道其眾走欲與為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
籍在道麋至死終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
毛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慙慙然莫相知
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
竟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傳稍近益狎蕩
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伎止此耳跳踉大噉
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老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
向不出其伎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某氏之鼠

求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特甚以爲己生感直子鼠子神也因
愛鼠不畜猫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厨悉以恣鼠不問由是
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拋無完衣飲
食大率鼠之餘也晝曩曩與人並行夜則窮齧鬪暴聲萬狀
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爲態如
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
六猫闔門撤瓦灌穴購僮邏捕之殺鼠如立棄之隱處其數
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爲可常哉

誠子孫訓

柳玘

夫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異它人雖生可以苟爵位死不
可見祖先地下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藝懿行人未
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修己不得不至爲孝不得不堅士
君子生於世已無能而望他人用已無善而望它人愛猶農

之後九

三

夫鹵莽種之而怨天澤不潤雖欲弗餒可乎余幼聞先公僕
射言立己以孝悌爲基恭默爲本畏怯爲務勤儉爲法肥家
以忍順保交以簡恭廣記如不及求名如儻來莅官則潔已
省事而後可以言家法家法備然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
廉不沽名憂與禍不偕潔與富不並董生有云乎者在門賀
者在問言憂則恐懼恐懼則福至又曰賀者在門乎者在問
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仕族遠長與命位豐約不假
問龜著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先君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
速客不二羹馘側吏反夕食齧葡萄而已齧下沒反葡萄北
反也皆保重名於世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
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
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於士林夫行道之人德
行文學爲根株正直剛毅爲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

無根膏雨所不能治也至於孝慈友悌忠信篤行乃食之醯醬可一日無哉

言戒

司馬君實

迂叟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鍾鼓乎夫鍾鼓扣之鳴鏗鑄鞀鞀鞀人不一以為異也若不扣而自鳴人孰不為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扣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鍾鼓也

○言

罪言

杜牧之

國家大事其不當言實言之有罪故以云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羨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為幽州為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三故其人沈鷲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自魏晉已下偷浮羨淫工機織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惟

文後九

四

山東敦五種木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天下冀州以其特強不循理異其必破弱雖已破異其復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為之名黃帝時蚩尤為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尚其俗都之邪自周劣齊霸不一世晉太常庸役諸侯至秦卒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秦宋韓信聯齊有之故崩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鄆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為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之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于高齊荒蕩宇文取之隋又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為王宋為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為王霸者不得不可為霸猶賊得之

足以致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臯函潼間
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尔二百餘
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有敢窺者
國家因之畔河修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
為寇以裹拓表以表撐裏混濁迴轉顛倒橫斜未嘗五年間
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昌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
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孝武弊衣一肉不敗不樂自卑冗
中技取將相訖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
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使生人未
至於帖恭耶豈其人謀未至耶何其艱哉何其艱哉今日天
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平治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
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
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

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凡此十餘所
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
不軌者無可柰何此者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
上下不可促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
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不能得唯山東城耳土地人戶
財物甲兵校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為治也法令制
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姦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
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
不果自治是助虜為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
陰為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
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者
也既不可越魏以收趙固不可越魏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
於魏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

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盟音孟俾壘相望朝駕

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臯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

間亦最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舉天下兵誅蔡誅齊

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田弘王來降昨日誅滄

頓之二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史憲誠來降長慶初

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田布死昨日誅趙

而兵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李聽敗故河南山東之輕重

常懸在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強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也故

曰取魏為中策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

多粟多敵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敵自戰者便於

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

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為事理正當如此沉酣

入骨髓無以為非者指示順向侵族爾語曰叛去酋酋起矣

至於有圍急食盡啖死以戰以此為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

哉自十餘年來凡無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郝尚書趙復振

下博敗趙復振館陶敗李聽趙復振故不計地勢不審攻守

為浪戰最下策也

○題跋

讀鶡冠子

韓退之

鶡冠子十有六篇其詞雜黃老刑名其符籙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其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李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舩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脫謬爲之正二十有五字乙者三減者二十有二注者十有二字云

讀開元雜報

孫樵

樵曩於襄漢間得數十幅書繫曰條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親耕籍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僚行大射禮於安福樓南某日安北諸蕃君長請扈從封禪某日皇帝自東封還賞賜有差某日宣政門宰相與百僚廷諍士刻罷如此凡數十

文后十

百條樵當時未知何等書徒以爲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長安來者出其書示之則曰吾居長安中新天子嗣國而窮虜自消則見行南郊禮安有籍田事乎况九推非天子禮邪又嘗入太李見叢鬣負土而起若皇堂者就視得石刻乃射堂舊址則射禮廢已久矣國家安得行大射禮耶自關已東水不敗田則旱敗苗百姓入常賦不足至有賣子爲豪家役者吾嘗背華走洛遇西戎邊兵千人縣給一食力屈不支國家安能東封從官禁兵安所仰給邪北虜驚躡邊趾勢不可控宰相馳出責戰尚未報功况西關復驚於西戎安有苞從事耶武皇帝時以御史切議宰相事望嶺南走者四人至今卿士斷舌相戒况宰相陳奏於仗平安有廷奏諍事耶語未及終有知書者自外來曰此皆開元政事蓋當時條布於外者樵後得開元錄驗之條條可復云尚以爲前朝所行不當盡爲

隊盡及來長安日見條報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明日敗于某誠不類數十幅書樵恨生不為太平男子及觀開元事如奮臂出其間因取其書帛其縵志其末凡補闕文者十三正詭文者十一是歲大中五年也

書褒城驛

孫樵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烏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褒城控三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駟奔輅以去以來轂交蹄靡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為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飢得其飽皆莫至朝去者寧有顧惜心耶至如掉舟則必折篙破舵碎鷁而後止漁釣則必枯泉汨泥盡魚而後止至

有伺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汗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橫難禁由是日益碎破不與曩類其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際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叟笑於傍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疆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者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變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者其在刺史則曰我即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醲當飢飽鮮囊帛匱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者真驛耶矧更代之際黠吏因緣恣為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既指退

老耻條其言書於褒城驛壁

刻嚴陵釣臺

羅隱

岩石而高者嚴子之釣臺也寥寥而不歸者光武之故人也
故入之道何如睨蒼苔以言之尊莫尊於天子賤莫賤於布
衣龍爭蛇蟄兮風雨相遺干戈載靡兮悠悠夢思何富貴不
易節而窮達無所欺故能脫邯鄲之難破犀象之師造二百
年之業繼三尺劍之基者其惟有始有卒乎後之世風俗偷
去祿位相尚朝為一旅人暮為九品官其視親戚骨肉已有
差等矣况故人乎嗚呼往者不可見來者未可期已而已而

讀孟嘗君傳

王介甫

通鑑轉折有力首尾無百餘字嚴勁緊束而死
轉凡四五處此筆力之絕

出皆稱子嬰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
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
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且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盜
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書文與可飛白後

蘇子瞻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好奇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余
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為止此矣既沒一年
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畫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
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倚乎其若遊絲之縈
柳絮裹裹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离离乎其遠而相屬縮縮
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
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

○文摠類

惡圓

元次山

元子家有乳母爲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嬰兒喜之母使爲之聚孩孺助嬰兒之樂友人公植者聞有戲兒之哭請見之及見之趣焚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爲阜不圓爲卿寧方爲汗辱不圓爲顯榮其甚者則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天圓或有喻之以天大無窮人不能極遠視四垂因謂之圓天不圓也對曰天縱不圓爲人稱之我亦惡焉次山奈何任造圓轉之器悉令悅媚嬰兒小喜之長必好之教兒孝圓且陷不義躬自戲圓又失方正嗟嗟次山入門愛嬰兒之樂圓出門當愛小人之趨圓吾安知次山異日不言圓行圓動圓靜圓以終身乎吾豈次山之友也元子召季川謂曰善自嬰兒戲圓公植尚辱我言絕忽乎吾與汝圓以應物圓以趨時非圓不預非圓不爲公植其操示戟刑我乎

惡曲

元次山

元子時與鄰里會曲全當時之歡以順長老之意歸泉上叔盈問曰向夫子曲全其歡道然也苟爲尔乎元子曰叔盈視吾曲其心以徇財利曲其行以希名位當過吾吾苟全一歡於鄉里無惡然可也東邑有全道之士聞元子對叔盈恐曰吾聞元次山約其門人曰無惡我之小曲真憎鄙惡辭也吾輩全直卅年未嘗曲氣以轉聲曲辭以達意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回目猶患於古人古人有惡曲者不曲臂以取物不曲膝以便坐見天下有曲於君曲於民曲於鬼神者往劫而死之今元次山苟曲言貌強全一歡以爲不藝其直圓哉若能苟曲於鄰里強全一歡豈不能苟曲於鄉縣以全言行能苟曲於鄉縣豈不能苟曲於邦國以彰名譽能苟曲於邦國豈不能苟曲於天下以揚德義若言行名譽德義皆顯豈有鍾鼎不入門權位不在已乎嗚呼曲爲之小爲大之漸曲爲之

也有何不可姦邪凶惡其鬪乎音由元子聞之頌曰吾以顏貌曲全一歡全直君子之惡我如此由有過於此者何以自免

事神

司馬君實

或問迂叟事神乎曰事神或曰何神之事曰事其心神或曰其事之何如曰至簡矣不黍稷不犧牲惟不欺之爲用君子上戴天下履地中函心雖欲欺之其可得乎

辨姦

蘇明允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爲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踈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恃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哉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羊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之蒼生者必此人也邪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

文後十

五

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然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也容貌語言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伎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雖衍千百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奸固足以欺國然不孝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亦何從而亂之由此言之二公之料二子容有之非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書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爲一人也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

疑者甚一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其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明正

送于叔失官東歸

蘇子瞻

世俗之患患在悲樂不以其正非不以其正其所取以爲正者非也請借子以明其正子之失官有爲子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子之爲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惑於得也父兄妻子之所以悲者惑於愛也惟不與於己者則不惑亦不悲夫惑則悲不惑則不悲人宜以惑者爲正歟抑將以不惑者爲正歟以不惑者爲正則不悲者正也然子亦有所樂者曰吾之所以爲吾者豈以是哉雖失是其所以爲吾者猶存則吾猶可樂焉已而不樂又從而悲之則亦不忍夫天下之凡愛我者之悲而不釋夫天下之凡惡我者之喜也夫愛我而悲惡我而喜是知我之粗也樂其所以爲吾者存是自知之深也人不以自知深爲正而以知我之粗者爲正是得爲正也歟故吾願爲子言其正子將終身樂而不悲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日喻

蘇子瞻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日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入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道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失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

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孝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為致也歟南方多没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歲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自與之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没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孝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孝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孝而不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士士求道而不務孝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孝者也方求孝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檄

喻巴蜀檄

司馬長卿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前漢武帝時相

文後一

十一

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夔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告諭巴蜀民以非上意云

告巴蜀太守巒美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漢書西域傳曰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音至也南夷之君西襲之長音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音喁皆鄉風慕義欲為臣妾音嚮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中郎將即唐蒙也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聞之

愚今聞其乃發軍與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
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
節也夫邊郡之士聞變舉燧燔皆擣弓而馳荷兵而走擣女
涉反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血義不反顧計不旋
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
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
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
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其忠敬居位其安佚名聲施於無窮
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塗山而
不辭也○與野古野今奉幣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
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
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
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

○露布

破朱泚露布

于公異

尚書兵部臣聞春司生榮秋主殺伐若終始殺伐則不能成
歲功仁則順成暴則滅絕若一貫邪正則不能建大中是故
春秋序行則通元和而充氣母德刑具舉則叶王道而經彝
倫亂由是除兵不可去堯舜禹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或制
五兵或張九伐蓋欲攘削姦寇保入生靈補雍熙之未洽佐
聲教之不暨有以然者抑實為何伏惟皇帝陛下溥博法於
乾坤貞明侔於日月陶埏六籍表正萬邦揚高祖太宗之耿

光奉肅宗代宗之丕烈自纂大前緒高居穆清率土承有載
之風懷生無不遂之物邊鄙或聳于戈爰設有征無戰許蔡
縶首領之誅陸梁背誕涇原生肘腋之變逆賊朱泚所以委
身凶德假翮姦徒營惑我生人僭賊我神器聚爲起穢之物
腥彼宮闈散作旬始之妖字于躔次先皇懷柔河朔敷佑下
人錄其率化之績優以登賢之禮恩澤汪濊集凡庶之門名
位薰灼加闡首之質異革雜駑將馴大和殊不知惡木生槎
耕之英猷狗吠豢牢之主頃屬變輿順動郊圻駐蹕而泚乃
肅兇命醜阻兵安忍長戈指闕流矢射天穿高墉以鼠牙毒
王師以蠱尾罪踰弄泥惡貫彙鏡是以萬方憤怒九服囂騰
思齒劍者投袂而興爭浮刃者不期而會賊伺間豐陰負兇
謀既緩雷霆之誅遂延晷刻之命臣是用祗承睿筭恭行天
討攝衣登壇明君臣之大義禡牙享社假神祇之幽贊以今

月二十五日勅領師徒直趨都邑畧灞涇以揚旆瞰苑囿而
下營土垠雲舒木棚林植養威畜銳直殄兇渠卧鼓偃旗猶
輕小利賊初凌犯已累晷矣謂其氣竭而來歸尚敢尸居而
作固敵若可縱師多奚爲至二十七日會諸將於中權召勝
風於大旆未鼓而人心粗厲先庚而軍令凝嚴各懷報國之
心爭淬伏讎之刃臣知其可用遂此長駟五月二十八日寅
時彭光俊等承命於牙旗之下分麾於轅門之外將士等超
乘賈勇免胄啓行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丘陵而浸遙布獲
聲塞宇宙氣雄鉦鼓陳兵於光泰門外盡銳於神廳倉東繚
垣摧以成塵滋水涸而爲地左廣未離於舊壘前偏已交於
賊鋒若降於天如出於地賊將姚令言張雲等志懷僞狡言
尚憑凌作忠盡謀力則不及枯亂賊義氣如有餘勢同飈馳
衆若蠶蟄集橫列堅陣穿連高岡猶張躑躅之鱗更舉螳螂之

臂中萬頃等自相約誓又合軍聲指麾而羆兕作威感激而風雲動色遂先登進擊深入合攻七擒連發而星馳兩翼旁張而雲合霜刃交光而霍耀鼉鼓騰聲而隱鱗賊方土崩我乃霆擊乘其踣藉遂至於上蘭取彼鯨鯢直通於中禁段成諫賊之心脅既已生擒沈厚運賊之羽毛終制死命故其繫頸求活投戈乞降崩騰於莽蒼之間震懼於旌麾之下臣以其雖染汙俗昔實平人推赤心以如初敷王化而如一姚令言等力扞王師退而復台惡鳥將墜尚顧危巢妖狐就擒猶守舊穴自申以及百來拒而復攻謹諫之聲山傾而河泄鼓鼙之氣霆鬪而雷馳屏翳發向敵之風回祿扇燎原之焰馬逸未止士怒未舒既自北而徂南意輿尸而折首又使唐良臣等領馬步爲副勢均破浪攻其甚決河雖其恃武庫之五兵憑宮垣之萬雉及茲剪滅纔欲乘凌曾之鑄刃之鋒已失藩

籬之固逆賊朱泚與同惡姚令言張芝等輕騎走出臣已遣兵馬使田子奇追躡計即誅夷臣切以此賊包藏逆謀參會凶德稜氣其氣豺武其心背先皇亭育之恩傷陛下玄默之化漢之莽卓未有如此之大者也或者上天之意申儆於巨唐中興之期光啓於陛下不然何王師奮發勢無駐於建瓴醜類搶攘功有輕於折筆猶迷密網尚返隻輪誠當盡敵之時更發追亡之騎且稽分軀未即燃臍快億兆之歡心蕩宗社之深恥即當梟戮用申刑典今已肅清宮禁修謁寢園鍾虞不移廟貌如故蓋宸極之所垂象列聖之所雄都神扶業業之傾天降穰穰之福不然豈免於毀圮之患崩剝之虞者哉此皆上天降鑿庸庸旁施制兵要於事先規雄圖於毅內再造可封之俗固橐不戰之功左武右文銷鋒鑄鏑澹乎華胥之夢熙然葛天之風臣謬寄台司幸當統帥之吉甫之文

武缺卻毅之詩書此皆諸將叶心群帥宣力非臣庸績敢自矜大不勝慶快之極謹差其官奉露布以聞

○祭文

祭柳子厚文

韓退之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是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犧罇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馬羈玉珮瓊瑤大放厥辭富貴無限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為斷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群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編告諸友以寄歌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

文后十

十一

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失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祭兄子老成文

韓退之

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少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幕于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又佐戎

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
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圖父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
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沒乎吾與汝俱年少以爲雖暫相別
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
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子東野
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
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強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
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
者歿而長者存強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耶其夢耶
其傳之者非其真耶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
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全存乎
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
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

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
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起自
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
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
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一歲吾之
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
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
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
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極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
也東野云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
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時月日蓋東野與
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
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

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
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
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
不得撫汝以盡哀歟不得憑其棺窆不得臨其穴吾行負神
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
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
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
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
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
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

祭韓侍郎文

李翱

嗚呼孔氏云遠揚朱恣行孟軻拒之乃壞于成我風混華異
李魁橫兄常辨之孔道忽明建武以還文甲質喪氣萎躰敗

剝削不讓儂花鬪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爲思動鬼神撥去其
華得其本根閤台怪駭驅濤涌雲包劉越羸並武同般六經
之風絕而復新孝者有歸大變于文兄之仕宦因辭于難疏
奏輒斥去而復迂昇黜不改直言亟聞貞元十二兄作汴州
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我以友講文析道爲益之
厚二十九年不知其父兄以疾休我病臥室三來視我笑語
窮日何荒不耕會之以一人心樂生託日惡言凶冗之在病則
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惑于中欲別千萬意如不窮臨喪大號
決裂肝胃老聃言壽死而不亡兄名之垂星斗之光我譔兄
行下于太常聲碑天地誰云不長喪車來東我別庐江君命
有嚴不見兄喪遣使奠筭百酸撓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嗚
呼哀哉嗚呼哀哉

甲石曼卿文

歐陽永叔

嗚呼曼卿生而為英死而為靈其同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策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彷彿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于地下者吾意其不化為朽壤而為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之九莖奈何荒煙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鷲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啾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孤格與龍駐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累累曠野與孤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淒愴不竟臨風而墮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

祭歐陽文忠公文

蘇子瞻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著龜斯

文有傳孝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有所畏而不為譬如大川喬嶽雖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庇而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為異端孝者至於用吏君子以為無與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譬如深山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百出舞鱣鱓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為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為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悵然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之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吾

私嗚呼哀哉尚饗

祭蘇東坡文

張文潛

眉山之高有鸞鳳兮不足以當其奇眉水之深有蛟龍兮不足以當其時其勢完以麗其氣清以新而鍾乎公之精神公之生乎世也所以為命世之人山函海聚為公器宇地闡夫開為公靈臺公之文章雲漢昭回公之聞望奮雷春雷公之生乎世所以負王佐之才堂堂巨儒博通羣書一日十行過字無餘九重丹詔應制天衢稟然舉首名高兩都芝蘭等秀父子與俱人皆謂公東坡仲舒飄飄謫仙成詩七步曰雅與南西周公東魯非哇非鄭黃鍾大呂以歌宗廟以播樂府人皆謂公東坡杜甫鐵畫雄強銀鉤健峭鳳閣虎卧天衢龍跳筆冢雲生墨池星耀歐顏比肩張虞可肖人皆謂公東坡逸少執筆玉堂修文內史分正忠邪別白非是賈誼過秦莫顯其

石十

十五

事相如諭俗難專其美人皆謂公東坡左氏如何昊天喪我忠賢我不拜公近十餘年仕宦相忘各西南奔聖王當極趣公之還豈予一人朝野開顏明年五月有星翩翩墮于東吳乃化之先既曰八薨孰不潸然吾意公之歸于天兮為昂之精歸于地兮為嶽之靈默付造化同乎否冥安知今日之死不愈昔日之生沐水茫茫白雲英英丹旒過此脯醢薦誠

○哀詞

歐陽詹哀辭

韓退之

歐陽詹出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為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氏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為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辭進縣鄉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故宰相有名於時又作太官臨莅其民親與之為

客主人之禮觀游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子時獨秀出衆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聞甚聞詹之稱於江南也又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又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又者惟詹歸閩中時爲然其它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又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疑疑然其燕私善謹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

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自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聲名流於人而其德行信於友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旣爲之傳余故作哀辭以舒予哀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哀悲以存詹志云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子奉以行友則旣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旣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仕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乎抑哀自強推生知死兮以尉孝誠嗚呼哀哉是亦難忘愈性不

喜書自爲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羣與余皆歐陽生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伉伉喜古文以吾所爲合於古詣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然志益堅且愈之爲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又懼其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之志其志在古文耳雖然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孝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於古道者也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然則吾之所爲文皆有實也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蘇明允哀詞

曾子固

明允姓蘇氏諱洵眉州眉山人也始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歸焚其所爲文閉戶讀書居五六年所有既富矣乃

始復爲文蓋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諭倣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乱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略如是以余之所言於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明允每於其窮達得喪憂歡哀樂念有所屬必發之於此於古今治亂興壞是非可否之際意有所釋亦必發之於此於應接酬酢萬事之變者雖錯出於外而用心於內者未嘗不在此也嘉祐初始與其二子軾轍復去蜀游京師今參知政事歐陽公脩爲翰林孝士得其文而異之以獻於上既而歐陽公爲禮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於是三人之文章咸一作甚傳於世得而讀之者皆爲之驚或歎不可及或慕而効之自京師至於海隅障徼孝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書既而明允召試舍人院不至特用爲秘書省校

書郎頃之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而軾轍又以賢良方正策入等於是三人者尤見於時而其名益重於天下治平三年春明允上其禮書未報四月戊申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自天子輔臣至閭巷之士皆聞而哀之明允所爲文有集二十卷行於世所集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更定謚法二卷藏於有司又爲易傳未成讀其書者則其人之所有可知也明允爲人聰明辨智過人氣和而色溫而好爲策謀務一出己見不肯躡故迹頗喜言兵慨然有志於功名者也二子軾爲殿中丞直史館轍爲大名府推官某年以明允之喪歸葬於蜀也既請歐陽公爲其銘又請余爲辭以哀之曰銘將納之於壙中而辭將刻之冢上也余辭不得一有已字乃爲其文曰

嗟明允兮邦之良氣其夷兮志則彊今古兮辨興亡驚一世兮擅文章御六馬兮馳無疆決大河兮嚙扶桑粲星斗兮射精光衆伏玩兮離肺腸自京師兮泊幽荒矧二子兮與翱翔唱律呂兮和宮商羽莪莪兮勢方颺孰云命兮變不常奄忽逝兮汴之陽維自著兮暉煌煌在後人兮慶彌長嗟明允兮庸何傷

闕

